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95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青石街改版了!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剃头

□南京 吴晓平

这些年当主持人,上镜前总有化妆师给我理发。自从告别电视台,我说以后剃头也是个麻烦事了。

之所以说麻烦,不是我臭美,考究发型。实际上多少年前我的脑袋就“秀出天半”,早成“稀毛洛夫斯基”了,因此才格外难剃,理不出好发型。曾经因化妆师不在,临时在外面理发店剃头,用老妻的话说,剃得像狗啃一样,怎么看怎么难看。所以今年离开电视台,化妆师特地送了我一部电动推子,说你不必去理发店,其实你发稀,头好剃,只要叫你老婆把下面鬓角修剪就行。我晓得她给我面子,没有说破,上面头发尚黑,鬓角以下全白了,每次剃头只要将下面的老白毛推去即可。

我回家向老妻如实传达化妆师的专业指示,老妻精神抖擞,立刻学习剃头。可惜隔行如隔山,别人手上使得顺溜溜的推子,到她手里抖呵呵不听使唤,不是夹住头发,就是铲破头皮,疼得我龇牙咧嘴。可怜老妻一头大汗,双手沾满碎发,情怯怯不敢下手。我拼命给她打气,不要紧不要紧,我皮糙肉厚,不疼,你尽管下毒手!老妻被我激得羞怒交加,一咬牙,大刀阔斧,横扫长毛,竖推白发,两鬓光溜溜如悬崖壁立,头顶一小撮黑毛郁郁葱葱,对镜细看,活像颗发芽的洋葱。我说剃头也跟油画一样,上下要柔和过渡,黑白要层次分明。老妻表面上接受意见,实际还是我行我素,再剃头时,只要看见白毛就像秋风扫落叶般毫不留情剃去,偶遇一两撮黑发又舍不得下手,曲线救毛。剃完了取镜叫我欣赏,说留下的全是黑发,显得你年轻耶!我拉长了脸说,你是显我年轻还是叫我脸青?上次剃得好歹还像颗洋葱,这回被你修理得缺牙赖齿,像块猪啃过的瓜皮,狗都不吃!

说归说,老妻晓得我这个人并不讲究,照样坚持在我头上练手。实际上,如今退休在家,很少抛头露面,有老妻处理脑袋蛮好。洗澡前围上围脖,老两口一边唠叨家常,一边嘴里喀嚓剃头,料理清楚立刻冲个热水澡。你

生活杂谈

家乡的鸭蛋

□扬州 徐林

舌尖记忆

家乡高邮以盛产鸭蛋闻名,双黄鸭蛋更是驰名中外。家乡地处里下河水乡,这里河流交错,港汊密布,鱼、虾、螺蛳、蚬蚌以及丰富的水生植物,为放养鸭群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母鸭在丰富食物环境的滋养下,常常能同时排出两个甚至三个卵黄,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双黄蛋、三黄蛋。

因为家乡盛产双黄鸭蛋,单位同事以为我在家乡常吃双黄鸭蛋。其实,自中学毕业离开家乡,我在家乡生活十九年,还真没吃过几个双黄鸭蛋。双黄鸭蛋同普通鸭蛋相比,也就多一个蛋黄,并没有什么特别好处。毕竟物以稀为贵,家乡人一般都用来馈赠亲友或招待宾客,很少自己吃。

有一年,我特意从家乡带了几个双黄鸭蛋,送给一位朋友。第二天,朋友兴奋地跟我

十几年前的春天,为了美化院子,退休的外公从花卉市场买来了一棵葡萄树,种在院里墙边。每次我路过院子,从葡萄树下走过,心里总是怀着一个月期待的梦,祈祷秋天能吃上自家香甜的葡萄。

可惜的是,尽管外公尽心侍弄,但从春天到夏天,再到秋天,葡萄树都没能长出葡萄。我带着失望埋了对它的期待。外公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,“不是所有的付出都马上就有结果的,明年吧,明年就会结果了。”

第二年,外公特意买来了种植葡萄的书来学习。三月,春风的暖意刚把春天召唤来,葡萄树就长出了新叶。外公忙给它盖上薄膜,防止还娇弱的树苗被太阳直晒,受风雨侵袭,又四处从邻居家要来羊粪、鸡粪,挖坑埋进树下。待葡萄树开出了嫩黄翠绿的花,外公又照着书上的指导,把较小花穗剪掉。终于在五月的某天,葡萄挂果了!花穗变成了青绿的、硬硬的小葡萄。

失落的希望又被重新打捞出来,我带着好奇偷尝一颗:又酸又涩。酸涩的滋味使我的五官拧成一团,忙不迭吐出葡萄,心里的失望又深了一重。

但外公却照旧,三天两头地到院子里去看葡萄树,对比着书上的内容来预计生长情况。时不时拿着剪刀把坏果、小果剪掉。果实稳定后,又买来袋子,把每一串葡萄都套起

家庭相册

别说,半年耕耘,老妻的剃头手艺也大有长进,起码我再顶着这颗残缺头颅出门,很少引发街巷热议了。上个月我带团去新疆,我说这次要认真剃个好头。原本厚厚脸皮,想找原来的化妆师给我理个好发型的,但一来觉得自己毕竟离开台里近一年了,再找人人家义务理发有些不好意思;二来老妻自告奋勇,说她现在手艺日臻完善,不会让我难堪,我也就依了她,继续让她给我扫头出门。

新疆之行玩得很愉快,也拍了许许多多美照。同行的老妻也特别开心,只要听到有人夸我年轻,立马就凑上前说,你们晓不晓得啊,老吴这发型是我剃的耶!电视台主持大姐盛晓红这次与我们同行,说实话,20年前我只能在电视上仰望她的风采,现在有机会在一起,特别希望能跟她留下一张合影。可惜她很矜持,平时捂个大口罩,轻易不发声。到了景点,邀请她照相,一般她也不答应。我说你是不是嫌我长得难看?大姐说,才不是,你走到哪里,都有人围着你照相,我只是不想凑热闹而已。老妻是个舌搭子,几天走下来,已和盛晓红混得很熟,及时上来补刀说,你阿晓得啊,吴晓平的头是我剃的耶!我说你就不要炫耀了,盛大姐可能就因为我这发型不好看,才不跟我照的,全怪你!

我俩一唱一搭,盛晓红站不住了,笑盈盈说,哪个说你发型丑啦?来,我俩合个影!老妻立马举起手机就拍,还不停插话,自卖自夸她的理发手艺,不在乎我讽刺打击。盛大姐听我俩像对口相声,忍不住说,吴晓平你对女同志别那么尖酸刻薄,我看她理发手艺真不错耶!一边说,一边还装模作样围着我转,仔细端详我的发型。就听扑哧一声爆破音,转到我身后的盛晓红突然憋不住,捂着肚皮直跺脚说,哎呀呀,我看你前面乌云盖顶,玉树临风有点李李玉和的模样;怎么你后脑勺发型突变,下半截刮得青皮光亮,上半截儿还齐刷刷像顶了一圈马子盖,整个儿成了汉奸的造型哩!

说:“昨天用你给的鸭蛋做汤,没想到都是双黄!”朋友的话,让我哭笑不得,直后悔没有事先告诉他:“双黄蛋应该连壳煮熟,切开放在碟子里,边看边吃的,不是用来做汤的。”朋友哪里知道,那几个双黄鸭蛋若换成鸡蛋,够他做十锅汤的。唉,真是白白糟蹋了双黄鸭蛋和我的一片心意!

家乡的鸭蛋,历来被公认是制作松花蛋和腌制咸蛋的佳品。尤其腌制的咸蛋,蛋白似凝脂,蛋黄如红桔,含油丰富,远非他乡鸭蛋能及。乡贤汪曾祺先生,在他的散文名篇《故乡的食品》一文中,非常骄傲地说:“我走的地方不少,所食鸭蛋多矣,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!曾经沧海难为水,他乡咸鸭蛋,我实在瞧不上。”

他乡鸭蛋,我也瞧不上。

来,防止蚂蚁爬坏了果实。

被套起来的葡萄究竟长得怎么样了?我的好奇心打败了失望情绪。好几次我都想打开袋子看看个究竟,每次都被外公制止。他说,“人事尽时天理见,但勤耕耨候丰收”,要我学会在耕耘的季节付出,在等待的季节等待,静候时间给出的答案。

十月的某天,外公喊我去取袋子摘葡萄。我满怀希冀的梦,似乎在此刻就要实现了。我拿着剪刀、果筐,兴奋地冲到葡萄树下。也许是等待得太久,真正要揭开葡萄“面纱”的这一刻,我竟不知该从何下手。外公的脚步声和温蔼的语音,从身后传来,“把袋口的绳结拆开,再取下袋子就好了。”

我依言小心翼翼地取下袋子,一串紫黑色的葡萄映入眼帘,它还沾着水汽,水灵灵的,晶莹剔透。挤挤挨挨的葡萄串仿佛一个宝塔,甜丝丝的香味就从这个小塔直扑我的鼻腔。我摘下一颗,撕掉果皮,放入口中,口腔瞬间被葡萄的津甜淹没,比以往吃到的葡萄都甜,“外公,葡萄好甜”。外公脸上开出了花,笑着说,“这就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”。

我剪下一串葡萄握在手中,回味着葡萄的甘甜,仿佛我把最美味的秋天,握在手里了。

今夜,月凉如水。听着窗外蛙叫声此起彼伏,外公质朴语言中蕴含的朴素道理,随光阴流转,世事打磨,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。

无想时光

□南京 刘月雄

溧水如其名,美得有声有色,水绕林木,扑面而来清新的气息和风生水起的灵动。这里的水,精灵一般化入大大小小的河塘与一座座水库,流连在山林草木间,犹如一轴山水画卷,吸引着我们。

初春的夜晚,朋友一行踩着雨丝前往无想水镇。水是穿镇而过的主角,我们所见之处,桥上、水上甚或地上,都泛着如梦似幻的彩色光影。仿佛行走在灯海里,金兔子光彩夺目,蘑菇灯五彩斑斓,城隍庙的牌楼被装点得金碧辉煌,灯火通明的殿阁,清晰可见其斗拱飞檐的精密,玉带廊桥上密密层层高挂的灯笼,把游人的脸照得喜气洋洋。长乐坊传来柔和的乐曲,锦旗旁藏在暗影里的厚重木箱,身旁穿着汉服的青年男女,让我恍惚穿越到了古唐朝。环形河道上一路蜿蜒蓝莹莹的光波,桥墩和水面上成群跃动的鱼儿千姿百态,现代智能让古今交融,光影交错,水上与水下叠映出一个个童话世界。游赏的人不甚多,时光在这里似乎不求喧哗,如随行的河水,闪着光静静地流淌。小店里的一个女子低着头,拿镊子的手正小心夹起铜丝一截截缠绕在勾画好的纸上,墙挂装裱好的画轴,里面的老虎有如覆上岁月的神灵,威风凛凛地看向我们。另一家,普通的纸片纸板被拼装成天坛、城隍庙、埃菲尔铁塔和神情白若的长颈鹿,那是双多么灵巧的手,万物在握,简直妙不可言。

翌日,迎着春光,我们驱车去向无想山,山上草木吐翠,竹人云霄,时有泉流淙淙。相传“无想”由南唐韩熙载所提,想到佛家的“无我思想”,“我”之得失无挂于心,充满禅意的名字从此深入人心。山上有两处景点,“韩熙载读书台”是其隐居读书之地,“载心亭”是其修身养性之处。我们下车驻足亭间,遥想当年的韩熙载,在此依山临水处,迎春花秋实、夏风冬雪,看日升月落,云卷云舒,听鸟鸣嘤嘤,泉石泠泠,心寄于山水自然,悠然于无想之境。不多远,乃见北宋词人周邦彦坐于山中,俯仰天地之阔远,吟哦山林之静秀,“人静鸟鸣自乐,小桥外,新绿溅溅”。林隙处,便见碧绿的天池水,风有些大,看似波澜不惊的水面,清澈可见鱼儿游戏。当地朋友说,天池水常年不枯,也从无杂草生,令人称奇。及至到了“招云亭”,蓝天下白云悠游于前,脚下山环水绕连连绵绵,天池水碧如翡翠。不禁恍然,天池是曾经的火山口,仿若激情四射的少年,终卧于山巅凹处,得尽天地灵气,自是不染世事尘埃。这里的人,也像天池水,当梦想与现实碰撞后,所有的不甘与失意,经无想山水日日浸润,“且莫思身外”而心无杂念。无想水镇小店里的他们,亦因此能与时光安静以对,勾画出世间万物于方寸纸间。

韩熙载读的何尝不是无想山水这部静美的书?群山绵延,水荡山润,竹林清雅如高友,行云闲适如慧友,明月悠悠如静友,且共入这无想时光……

旅途况味

老街

□南京 陈思

国庆节回老家,路过村口的小河,我问母亲,怎么村里的小河总感觉变小了呢?母亲笑着说没有变,是我人变大了。

记忆中,突然浮现小时候夏天里的一条河。小黑子站在河岸上,猛地吸一口气,纵身一跳,一个猛子从河的这头钻到河的那头,然后浮出水面,宛如一尾小鱼在河中央游来游去。夕阳的光照在河面上,红红白白,黄黄淡淡;女人们蹲在小河边洗衣服、淘米,说着家常里短,有几个孩子坐在岸上,把腿和脚放水里,嘴里啪啦拍水面,几尾小鱼在孩子们腿脚边游来游去,有的小鱼咬得孩子们脚面直痒痒、发出咯咯的笑。会游泳的小黑子不知从哪里采来了一朵荷花给岸上的小姑娘,姑娘捧着荷花,说晚上一定把它挂在家里的蚊帐钩上。

天色渐黑,石拱桥上,早喷了一地水,把白天的热气赶了赶,周围的居民搬来竹椅、板凳、木板,用草席打上睡铺,桥上乘凉的另一好去处,这里风稍大,还能听老辈们说故事,说谁家媳妇生了男孩,谁家在后山挖出一奇物。

“卖馄饨了”,姐弟俩挑着馄饨担子来了,桥头是姐弟俩卖馄饨的好地方,烟火缭绕中,姐姐左手把馄饨皮铺展在手上,右手用竹片挑一点肉馅,往馄饨皮上一放,左手一握,小小饱满圆圆的小馄饨就包好了。掀开锅盖,放入现包的馄饨,架子上几个碗一字排开,倒上油盐和扑鼻的蒜香。“来两碗馄饨哦。”“馄饨来了哦。”馄饨皮薄,入口,皮即融化,肉馅滑弹,肉香满口,回味无穷。

河面上似有轻烟笼罩,星星点点的光从河两岸的房子窗户透出,半月亮挂在树上,微光闪烁,柳树摇曳,惊动了水鸟,半个月亮挂在河上,锁住了江南的一条小河,锁住了河水里的鱼、鳖、蟹。近了半夜,乘凉人陆续回去,那脚上的拖鞋嗒嗒响,月色包裹着老街昏暗的灯光,走在街道青石上的身影时长时短。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气息,有烟火气,有人来人往留下的汗味以及其他混合的气味。三三两两的男人,带着被酒灌醉混混沌沌的身子回家。

如今,家乡的老街已经改建,街道两边高楼大厦林立,家乡的那条河成了游客们旅游的打卡地。远处是山,老赵头牵着他的牛走到桥中间,就停下了,等那些从城里来的人拍好照片,他再牵着牛下到水边去喝水、吃草。老赵头和他的牛,现在变成了一道风景。但我最怀念少年时代夕阳下那些快乐时光,以及家乡的那条小河、桥、老街。

往事随风